

三江月 / 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10月12日 星期日



作者与吴泰昌(左)先生合影

梦里沧桑

追怀吴泰昌先生

□黄港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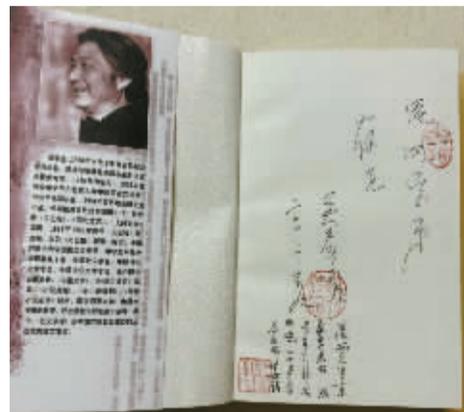
10月2日,应老战友之邀,到东钱湖畔与文友相聚。那日的阳光裹挟着闷热的微风,在韩岭老街上肆意扬威。茶香氤氲间,话题转到散文大家吴泰昌先生来宁波的往事,却惊悉先生已于昨日(10月1日)溘然长逝,享年87岁。这个消息让在座之人无不心中一沉。

22年前的春天,也是这位老战友告知我,刚退休的《文艺报》原总编吴泰昌先生来到宁波。那时我刚到市科协工作,便安排先生下榻单位附近的平安宾馆。初见泰昌先生,他身着红色夹克,齐耳长发衬着睿智的双眸,语速轻快,带着安徽口音,浑身散发着文人的浪漫与渊博。

战友说明这是私人行程,不必惊动市里。但我觉得应有告知,还是联系了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。没想到领导会议一结束便赶来,与先生畅谈良久,特别希望他能对宁波文学发展多提建议。先生欣然应允。

春风和煦的日子里,我们陪先生游览天一阁、招宝山。泰昌先生走进天一阁,即被阁中藏书所赞叹。他说,他去过全国许多藏书楼,像天一阁这样藏有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和神龙本《兰亭序》石刻的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市文联和报业集团同仁闻讯前来拜访,让先生深切感受到宁波的热情。

得知泰昌先生单身多年,我和云其还热心为他牵线,想让泰昌先生做宁波女婿。我们介绍了一位象山籍文学爱好者,两人相谈



《梦里沧桑》扉页,吴泰昌赠书作者时题签。

甚欢,可惜终究因南北相隔,这段缘分未能圆满。

此后数年,每次赴京我都会去拜访先生,与他探讨人生、请教散文创作。记得曾携家人去他的新居做客,满室书香扑面而来——书橱盈满,桌上和地上的书籍堆积如山。

我问,您这么多书以后怎么办?他笑着说,以后就捐图书馆或赠送学校呗。后来听说安徽老家给他建了个纪念馆,这些珍贵的书籍、信札和文献资料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。

那次他赠我新著《梦里沧桑》,在扉页题签“港洲学弟存正”,言辞谦逊。

我向他请教散文的真谛,他说:“散文本无严苛标准,大致分说理与抒情两类,由此衍生各种体裁。远的不说,‘五四’以来的散文家,对散文涵义的理解比我们今天要宽泛得多。包括叶圣陶的序跋,阿英的日记,孙犁的笔记、札记,柯灵、唐弢、黄裳的杂论、书话,都被当作散文集出版,对此今天有些人竟感到新异。要知道,周作人和郁达夫编选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散文一集、二集中,就选有相当数量的抒情散文之外的‘杂篇’。郁达夫选周作人散文近60篇,其中半数是文艺评论、读书札记和文艺随谈。周作人将史学家顾颉刚数万言的议论性文字《〈古史辨〉自序》,也当作散文收录,更说明散文路数之宽广……”他如数家珍的叙述,让我深感启发,获益良多!

这位被朱光潜誉为“北大才子”的文学前辈说:“我的散文创作欲望是被新时期文学浪潮激发的。我们搞新闻的,一般是两个走向:一个是向理论靠拢;一个是向文学创作接壤。”

谈到书名由来,他轻呷清茶:“一是散文本身之梦,书中人事于我皆如梦;二是我的人生修行也是梦。”言语间尽显文人内心之通透。

临别时,先生执意招待我们一家用餐。如今回想,那顿午餐的滋味犹在,先生的谈笑风生犹在耳畔。

时光荏苒,故人已逝。但先生留在《梦里沧桑》中的文字,他在文学道路上留下的足迹,以及那份对后辈的殷切关怀,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。寒露已至,谨以这些零碎记忆,缅怀这位亦师亦友的文坛前辈。

思秋

□金锡逊

十分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国度,不像有些国家常年只有烈日;也不像有的地方,只有冰雪和企鹅。但今年受副热带高压等因素影响,寒露已至,而宁波仍然高温天连连,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迟迟未开!

据说,有些植物对此已不知所措了,樱花、海棠、玉兰等出现了反季节开花的现象。古诗云: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而现在,却是“时已寒露暑未消,草木犹疑春复来”。希望真正的秋天快快到来吧。

不过,你看这个“秋”字,既说明是丰收的季节,也还包含了一份火辣辣的意味。古人也有把“秋”字的“火”放到左边去的,似乎在说明:经过炎夏烈日的炙烤,田野里的作物把沉甸甸的喜悦藏进了千姿百态的果实里。

太史公曰: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”这八个字,道出了天道循环、农业社会耕种接力的时序。而这种自然轮回的秘密,古代诗人则用生物观察这把钥匙,把它打了开来。

请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吟诵:“赤叶枫林百舌鸣,黄泥野岸天鸡舞。”白居易则道:“雨径绿芜合,霜园红叶多。”王维说:“荆溪白石出,天寒红叶稀。”杜牧又道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。”崔信明则只用了五个字:“枫落吴江冷。”

宋代的陆游叹息好诗句已被人抢尽:“才尽已无枫落句,身存又见雁来时。”到底是大诗人,借大雁来解了围。金代剧作家董解元在《西厢记》中唱道:“衰草凄凄一径通,丹枫索索满林红。”现代大诗人郭沫若也不示弱,他在游钱塘江后口诵一诗,内有“一江流碧玉,两岸点红霜”的妙句。

诗人们说到秋天,都高高地举起了红叶这面秋天的大旗,吟诵千载。不过,最终还是毛泽东主席居高临下,豪气扫长空而作结:“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”预示了日后革命的成

功。现在的城市,已无法单从植物看出时序的秘密了。人们太聪明了,花鸟市场里是春夏秋冬四季同室聚会,从最普通的像小团云雾一样细细的文竹,到各种兰草如丝带摇曳,而红叶植物则四季皆有,足以让古代诗人们瞠目结舌。塑料大棚里则结着让人掉口水的网纹甜瓜、西瓜、丝瓜……水果店里常年摆满散发着南国清香的香蕉、菠萝、猕猴桃。浩浩荡荡的工业化进程中,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越来越少见了,科技应用也渗透到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,既推动了效率提升也面临着诸如“反季节”食物是否安全健康等多重议题的挑战。

室外还是热得很。秋蝉叫得有一些疲惫了,个别几只吵几声,喉咙有点沙,尾声总是忽然低下来,唱降调,底气不足了。倒是墙外有几只秋虫吱吱吱吱叫,让人忽而想起早年读过的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,不禁念叨:“天之于物,春生秋实,故其在乐也……”后面却一句也背不下去了。

虫声越亮,吾心越静,想起在烈日下皮肤晒得黝黑的建筑工人,穿着黄马甲的环卫工人……他们的工作,总是如站在火炉旁边。希望天气快快转凉,把天地这个绿色的大空调,赠送给他们。